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蕢窻集卷一至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貢生臣黃琮

謄錄副貢生臣黃道煚

謄錄監生臣單可垚

提要

篔窻集　別集類三　宋

篔窻集十卷

臣等謹案篔窻集十卷宋陳耆卿撰耆卿有赤城志已著録考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談云葉適汲引後進以文字之傳未有所屬晚得耆卿即傾倒付囑之時士論猶未厭適舉東坡太息一篇爲證謂他日終當論定其後纔

十數年世上文字日益衰落而耆卿卓然為學者所宗又云耆卿四六理趣深而光燄長以文人之筆藻立儒者之典刑合歐蘇王為一家適深歎賞之核以適所作耆卿集序稱許甚至知子良所言為不誣謝鐸赤城新志亦稱其文疆埸甚寬而步武甚的惟車若水為耆卿弟子所著脚氣集則曰予登貿窻先生門方逾弱冠荆溪吳名輔案名輔即是先子良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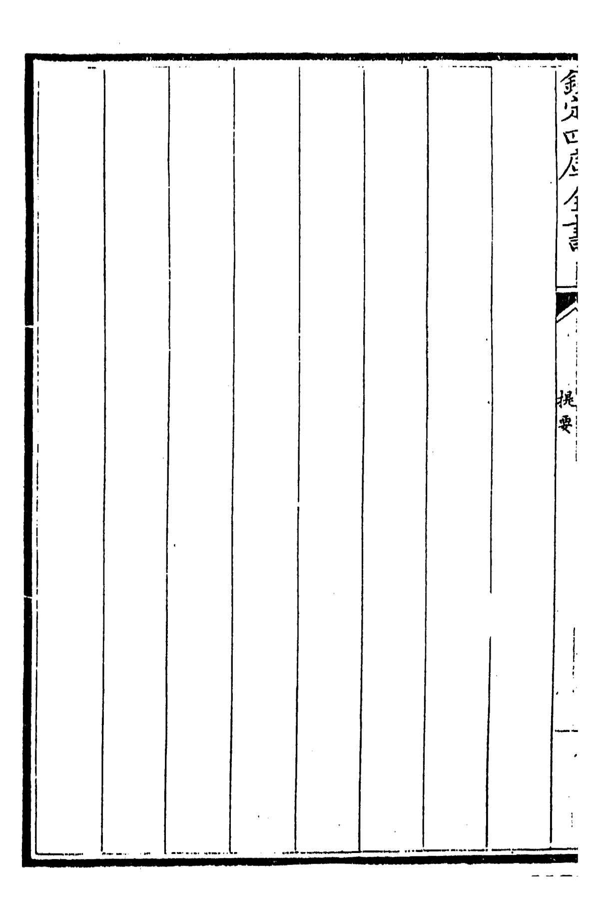
從簣窻已登科相與作為新樣古文每一篇出交相訣倿以為文章有格歸呈先祖乃不悦私意謂先祖八十有餘必是老拙曉不得文字顧首顧尾有開有架且造語俊爽皆與老拙不合也既而先祖與簣窻皆即世吾始思六經不如此韓文不如此歐蘇不如此始知其非云云其持論獨異令觀其集雖當南渡後文體衰敗之餘未能盡除積習然其縱

橫馳驟而一歸之于法度實有灝氣行乎其間非嘽緩之音所可比宜其與適代興矣讀書附志載所著質窻初集三十卷續集三十八卷宋史藝文志馬端臨經籍考已不著録世亦久無傳本今從永樂大典中採掇薈粹共得文一百三十一篇詩三十八篇詞四篇中如林下偶談所稱代謝希孟上錢相啓游中鴻謚議之類均已亡佚蓋所存僅十之一

二矣謹釐正訛舛録爲十卷俾不終就湮沒其葉適吳子良序跋及耆卿自序仍録置前後庶有以攷見其大畧焉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序

建安中徐陳應劉爭飾詞藻見稱於時識者謂兩京餘澤由七子尚存自後文體變落雖工愈下雖麗益靡古風不復者幾數百年元祐初黄秦晁張各擅毫墨待價而顯許之者以為古人大文賴數君復見及夫紛紜於紹述埋沒於播遷異等不越宏詞高第僅止科舉前代遺文風流泯絶又百有餘年矣文之廢興與治消長亦豈細故哉建安元祐恍然再覩蓋未易以常情限也若

夫出奇吐穎何地無材近宗歐曾髙揖秦漢未脱摹擬之習徒為陵肆之資所知不深自好已甚欲周目前之用固難矣又安能及逺乎君之於文涉獵既多培藴亦厚規制廣而容波瀾浩而平錯綜應會緯經句䓁膏潤枯筆之後安徐窘步之末若是則薦之廟郊而王度美藏之林藪而幽顔愜矣至於審其所從不求强同量其所與毋為易得趨捨一心之信否臧百世之公則何止於建安元祐之文也葉適序

續集序

文有統緒有氣脈統緒植於正而綿延枝派旁出者無與也氣脈培之厚而盛大華藻外飾者無與也六籍尚矣非直以文稱而言文者輙先焉不曰統緒之端氣脈之元乎自周以降文莫盛於漢唐宋漢之文以賈馬倡接之者更生子雲孟堅其徒也唐之文以韓柳倡接之者習之持正其徒也宋東都之文以歐蘇曾倡接之者无咎無已文潛其徒也宋南渡之文以呂葉倡接之者

壽老其徒也壽老少壯時遠㴞洙泗近探伊洛沉涵淵徴恢拓廣大固已下視筆墨町畦矣及夫滿而出之則波浩渺而濤起伏麓秀欝而峯崚嶒户管攝而樞運轉輿衛設而冠冕雍容其奇也非怪其麗也非靡其密也不亂其疎也不斷其周旋乎賈馬韓柳歐蘇曾之間疆埸甚寛而步武甚的也不幸吕公不及見而葉公晚見之驚詫起立為序其所著論孟紀蒙若干卷箕窻初集若干卷以為學游謝而文晁張也至其獨得於古聖賢

者中夜授垂死囑焉而曰吾向以語吕公伯恭今以語壽老四十年矣葉公既沒質窻之文遂巋然為世宗盖其統緒正而氣脉厚也自元祐後談理者祖程論文者宗蘇而理與文分為二吕公病其然思融會之故吕公之文早葩而晚實逮至葉公窮髙極深精妙卓特備天地之奇變而隻字半簡無虛設者壽老一見亦奮躍策而追之幾及焉然則所謂統緒正而氣脉厚也又豈直文而已余十六從質窻二十四從葉公公亦以囑質窻

者囑予也惰不復進每遐想太息之故於貧窻初集既以鋟之海陵而今復併其續集鋟之豫章使夫統緒氣脈之傳來者尚有考也吳子良序

自序

予八九歲學屬文十二入鄉校先生長者以其粗工舉業亟進之他未知學也已而杜門衙恤去秋賦遠甚始得肆其力於古今如登崑崙璆琳玗璜爛目萬狀欲與之敵而應答不暇於是知作文之難詩咏性情非有感觸不作他文雖强作亦不多見四六之浮至於家臯夔而人稷契讀之欲噦予心病焉會四五郡侯連以牋翰為囑辭不獲命涉筆無休時今數之不啻千百矣予三

十五竊末第人視之未為甚暮然老態先白卧病日十九或謂予技癢役其形而然予思之誠是也獨以疇昔勞瘁不忍付之埃土擇其粗可予懷者録藏之今而後當涵浸乎義理之學詞章之習不惟不敢亦不暇姑志吾過以諗來者嘉定六年寒食節陳耆卿序

篔窗集卷一

宋　陳耆卿　撰

論上

顔子論

學貴實心貴虚不虚則不實不實矣是故學者必有所不受而後可以大受鑑之明也惟其不受塵也惟其不受塵故能受物之照不然則既染於物若之何受物哉學者之從聖人亦欲受斯道也游處并合非道不親請問辨

説非道不陳探玩修為非道不思不行夫豈不欲受斯道而卒又莫之受何也其中先有所受故也夫子道之至也顔子受道之至者也夫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於吾言無所不悦是顔子能受道矣夫諸子之在聖門其間聖人者比肩其受教於聖人者比肩非不簡易明白也而或疑或辯或愠或譏故雖以聖人加意甄陶畢力鼓鑄猶有未喻者焉顔子獨何為而終日不違又何為而無所不悦耶此非顔子之自異於諸子

也諸子之心不虛而顔子之心虛也夫心本至虛而有欲則不虛顔子之虛本於克克則無欲無欲則虛虛則見天故夫子以天授顔子以天受形神交映骨脉俱融宜其終日不違而無所不悦也諸子非不欲悦也不能也顔子非有心於悦也不期悦而自悦也夫豈必言而後悦未言之前固已悦矣未言悦其道既言悦其言故顔子之於聖人可以言而亦可以無言也夫其所以至此者皆自其心之虛者得之不虛則方寸之内皆私欲

也吾困於私欲不暇而何暇於道嗟夫私欲之難去久矣非必貨財聲色而後為私也以善視之以善為之而不能不倚於偏亦私而已矣故為惡之私易見而為善之私難知孔門之中不以窮達累志者罕矣由求之徒既不能不用賢如閔子則又以不用為高惟顏子不然用則行而舍則藏焉耳夫必於行者私也必於藏者亦私也顏子之心無私故不必於行而亦不必於藏惟其不必於行而亦不必於藏其藏也非隘其行也非肆此

顏子所以幾於夫子而閔子所以不若顏子也夫其斂形抱影於陋巷之間自樂疑若無此世矣為邦之問何勤如焉然則陋巷之間未嘗無高宮廣厦也此顏子之所以幾於天也天下之以陋巷觀顏子者多矣不以陋巷觀顏子者顏子之徒也

曾子論

悟道者以真見體道者以真力力之至而見不與之俱是有四肢而無目也見之至而力為之憊是有目而無

四肢也雖然人以目為見而不能見乎目之所不見人以四肢為力而不能力乎四肢之所不力夫是以必貴於真見而且貴於真力也夫真力養於百年者也真見發於一朝者也豈惟一朝雖一嘘吸之間可也豈惟百年雖與天地相終始可也世人知悟道之難而不知體道之不易以其所謂得於一嘘吸者為妙而於天地相終始之説則悶悶焉夫是以崇見而黜力力之不勝而見亦錮矣忠恕者曾子之真見也弘毅者曾子之真力

也夫曾子以一唯而代萬夫之賸說則其見亦卓矣何懼乎學之不竟而徒致其力哉吁此曾子之所以為善學而獨得乎聖人之髓者也曾子嘗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忠恕者曾子之所知而弘毅者所以行之也弘毅之不足力之不至則雖以曾子能無憂乎故曰仁以為已任死而後已死而後已者不死則不已也非所謂與天地相終始者歟蓋天下之大而難致者莫如仁而其近且易入者莫如孝曾子以孝行

仁者也所謂本立而道生者也於是求之可以為近矣而猶曰遠焉猶曰死而後已焉則學之不如曾子者其可以已乎見之未及乎曾子者其可以已乎嗚呼使簀而未易吾知其猶未已矣使手足而未啓吾知其猶未已矣簀已易矣手足已啓矣從而已之無愧也雖然曾子可已也曾子之道不可以已也後曾子者能為曾子之孝則曾子常在目矣能為曾子之弘毅則曾子亦常在目矣聖門諸子之末流皆未免有獘而惟曾子獨無

奚得不以真見真力也哉或曰以曽子之力較之顔子則何如曰既竭吾才則顔子亦嘗用力矣然顔子之力施之未有見之初曽子之力則持之既有見之後也是故未見卓爾則顔子之力可施既見卓爾則顔子之力不可施非不可施也施之之至而將造於不施之地也若曽子則無時而不施矣其所以然則以見之未及顔子故也此所以操之執之期於死而無斁歟曽子始終用力者也顔子始用力者也孔子不假力者也學者未

能如孔則學顏可也未能如顏則學曾可也

朋黨論

昔讀魯論至君子小人和同周比之際未嘗不太息也和近於同然和有安輯之意焉同則迎合而已爾周近於比然周有普徧之意焉比則阿黨而已爾果若是易有比有同人何也曰聖人非惡於同與比也惡其苟也夫均為同與比而所以為同與比者不齊焉是故同于門則无咎同于郊則无悔而同于宗則吝比自内則正

吉外比之亦正吉而比之无首則凶然則同與比未可盡黜也世或因魯論之語而盡黜之繫易非孔子乎昔九官相遜而至於四岳薦鯀則弗成三千臣惟一心而至於周公與召公則不悅天下不以四岳為同且比亦不以召公為不能同且比夫以岳比鯀誠不可也以召公比周公何不可者而莫之比何也至後世而朋黨之事起小則亡身而甚則亡其國其所謂同與比者非復雜乎大易之所許而已純乎魯論之所嫉矣無望其為

周公召公而視四岳之與鯀又大有逕庭矣吾不知曰同曰比曰朋黨是三者其果異邪抑名異而實相近邪由後世觀之朋黨非矣而前輩又曰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但當去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此又何也日者抗疏之臣憫士大夫心術議論之偏而預為吾國之慮亟聞宸扆求風厲一新之且曰仇隙既開將成黨與至哉斯言蓋欲折木於萌芽而障隄於涓滴也然吾有疑焉所惡於黨與者謂其各務立異以求勝也然事

難苟異亦難苟同今將絶其立異之私則必流爲苟同之習異則一是一非猶有擇焉同則無是無非愈難執焉夫至理如圓鏡其不明者有以翳之也去其翳則明矣然則所以爲至理之翳者非私乎但絶其私而毋較其異同庶幾與古聖賢之言合矣

張耳陳餘論

君子重信義而輕利害利害非可輕也蓋以信義爲重則必以利害爲輕事君處友同此道耳耳餘之起首從

陳王旣從陳王則終其身可也未幾怨其不大用已遂導武臣以自王於趙則耳爲丞相餘爲大將軍矣自是而後甘心於趙王可也邯鄲之變借曰無所措手亦何愛一死不以致臣節於王哉乃以一時之計僥倖免禍復相趙歇其相趙歇猶夫武臣也猶夫陳勝也利之所在雖一日而十易其主不以爲怪豈但三乎觀二人初相結時號刎頸交自鉅鹿之後則若與之不共戴天矣趙王餘之君也耳餘之同列也鉅鹿之圍燕齊楚之救

兵至焉餘獨高卧而不恤可乎借使力弱而死於兵亦當然者士君子之行事固不計成敗也此隙一開更相仇惡餘一解印綬耳遂從而收之耳一為常山王餘遂結田榮以襲之餘一為代王耳遂輔漢以擊死之大抵一迫於利害無所不至疇昔刎頸之言能復記否韓退之誌栁子厚墓云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强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視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忍背負真若可信一但臨小利害僅如毛

髪許反眼若不相識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吁其耳餘之謂歟雖然泜水之斬耳誠薄義究其源流則亦餘有以先之二子又不為無辨

韓信論

鷙鳥百不如一鶚高帝諸將固多其所與取天下者實一韓信耳大才不可小使漢之連敖都尉與楚之郎中相去幾何哉此蕭何之薦韓信非大將不止而信之見用於漢非大將不就也大凡料事在識處事在謀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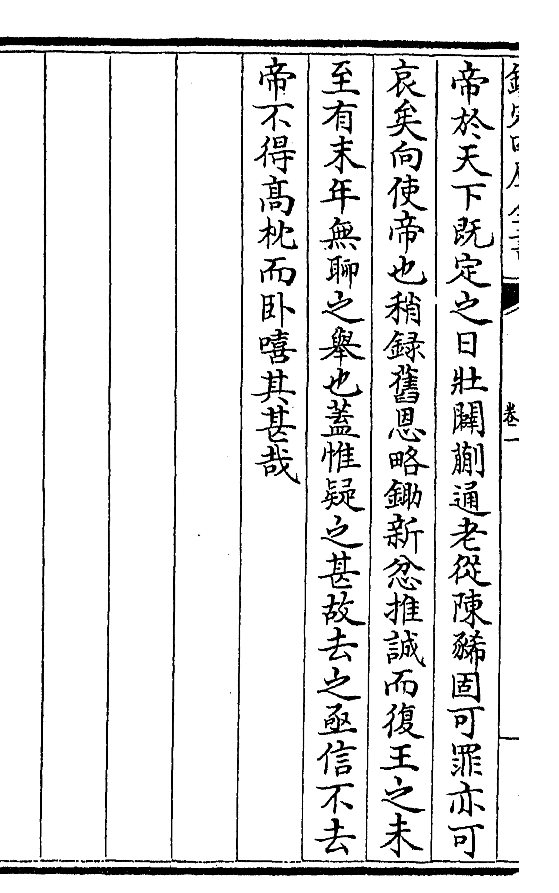
識見於登壇與帝荅問之時而其謀見於請兵三萬人之日夫信嘗事羽事羽非不欲佐羽也顧羽非可佐者耳其言匹夫勇婦人仁怙威背約等事及高帝所以寛仁得人心之大略真如老吏鞫囚彼曲此直較然如日不待垓下之戰而勝負已判矣此信之所以捨楚歸漢也從信之策定三秦矣自高帝彭城置酒之驕而其事幾敗蓋是時欣翳已降楚而齊趙魏亦皆與楚和矣非信發兵與帝破楚京索而以身下諸國亦曰殆哉夫滎

陽京索乃漢與羽相持之地而諸國之下專藉信力前輩謂韓信將兵惜不與項羽一戰不知信以不戰戰羽而帝以不用用信夫欲拔大木不先去其枝葉則根本亦未易揺楚者根本諸國者枝葉也故信專為帝一意下諸國以孤羽之援而帝獨與羽相持於滎陽成臯以扼羽之衝然後羽可圖蓋非信無以下諸國有信而不使之下諸國帝雖與羽相持其氣索矣是信之所以有功於帝者正在於不與羽戰見得有區畫處未可以為

疑也然按史記帝紀垓下之戰信未嘗不與其云淮陰侯將三十萬皇帝在後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則信之在戰明矣其所以在戰不利者非必誠不利也信之兵用奇疑兵下魏拔幟下趙水囊下齊之類是也其所謂不利者安知其不陽敗陰誘而因以權破之哉是信未嘗不與羽戰也夫前此不與之戰而今與之戰何也曰已下諸國也諸國未下則一力於諸國而未暇及楚諸國既

下則可以併力於楚矣要皆有深意也雖然信之智能謀天下而不能謀身又何歟帝之取天下雖不可一日無信亦不能一日不疑信惟其不可一日無故不能一日不疑也人謂帝之疑信始於齊王之封而終於固陵之會以予觀之奚特此時哉自其請兵三萬籌筴了了帝見其處天下事若几上肉心雖喜之亦甚畏之矣一下魏代即收其精兵詣滎陽惟恐其兵之多此一疑也下趙燕則晨自稱漢使即其臥奪之印符惟恐其權之

固耳此二疑也至於請為假王而繼以真王之命則其疑遂成至於固陵不會則其疑遂深前二事帝猶能制信後二事則帝不能制信而反為信所制封齊割地之時帝之心已勃勃乎不可遏矣特勢未可耳故項羽一死即奪齊而與之楚變告一上即奪楚而侯之淮陰蓋將以奔走之馳逐之使不得一日無事以嬉當是時帝既疑信而信亦不堪其困雖欲不反不可得也雖欲不誅亦不可得也嗚呼信不反帝於羣雄角逐之時而反



帝於天下既定之日壯闟蒯通老從陳豨固可罪亦可哀矣向使帝也稍録舊恩略鋤新忿推誠而復王之未至有末年無聊之舉也蓋惟疑之甚故去之亟信不去帝不得高枕而卧嘻其甚哉

篔窗集卷二

宋 陳耆卿 撰

論下

酈食其論

論天下之事易識天下之勢難陳留敖倉地要粟多蓋漢初緊切之處不先據此則本散而易潰酈食其力爲帝言之就二者論則陳留爲小而敖倉爲大入陳留所以謀秦據敖倉所以謀楚秦易破故陳留之入不旋踵

而至霸上楚難揺故敖倉之守必至於屢歲而不決焉然當是時楚兵甚强漢勢尚弱漢之得以制楚而楚之猶有所忌於漢者敖倉之力也不然則楚固得以氣喝力恐直擣其虚矣其後彭城之敗韓信既收兵來會則亟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成臯之挑戰大司馬咎長史欣一自剄則復取成臯軍廣武取敖倉食是知敖倉漢之命一日無敖倉則一日無漢高帝智不及此食其實有以發之下齊之策尤為雄偉其剖判楚漢曲直理

亦甚明宜田廣之俛首順聽然不免使韓信之襲齊而至於受烹者明於謀漢闇於謀已也夫信於是時虜魏豹下趙代斬陳餘降燕王威靈所加易於破竹所未下者獨齊爾蓋以其國大勢強謹之重之而未容輕發也食其一旦以片語下之已之所躊躇而不足者人乃神速而有餘則信亦無以取重於漢雖欲不襲齊蓋不可得食其亦惟知已之辯可以折齊而不知信之詐足以賣已是以就烹嗚呼先下齊者食其也後襲齊者信也

使食其之言未入則齊之備固未懈而信之兵固未可向發蹤指示者烹而因人成事者王事之有幸不幸如此哉然則食其固可念而信亦可恥甚矣

陳平周勃王陵論

誅諸呂事是王陵者非平勃是平勃者復非王陵要皆一偏之見大凡人才固要相濟高帝遺命必欲以平助陵而又以平制勃則平勃之不可無陵猶陵之不可無平勃也夫明大義當有正論定大難當有沉幾諸呂之

王高后未敢専決而以問三子其心猶有所忌也使三
子者括囊隂拱無一語畧攻其非則是呂后忌三子而
三子乃以無可忌示之一決藩籬封王者豈特四人而
已故陵奮不顧身以争之高皇帝之神靈皦如天日而
呂后則竊者之夜行爾陵死不恨奪之相何足道哉然
陵之術可用於陵而不可盡用於平勃夫樊噲之憾呂
嬃之譖呂氏磨牙於平勃久矣特未有以發爾若又效
王陵之爭則以舊郄雜新忿寧免於誅縱不顯於此事

誅豈不能旁撫他故以誅之邪夫二子誅不辭也為漢惜也或謂舉事計是非不計成敗使王陵以死爭平勃復以死爭呂氏一日尸三子於朝三子雖死而大義固已立天下之義士將四面並起而亡呂氏矣不知夫能死非難處死實難三子非不能死也顧其時未可爾蓋君子之死有以有益於國而死有以智力已竭無可奈何而死諸呂雖王猶有可圖漢氏雖危猶有可續未晝一計未施一術而俛首以死是適以激變稔禍爾安在

其為能死哉借使呂后未誅三子而姑奪之權今日陵謝病免明日平謝病免又明日勃謝病免一人去位則以呂氏一人居之回環四顧盡在掌握漢之事去矣且陵爭諸呂之後退處十年自杜門不朝請之外有何巧哉若二子效之又可知矣然則王陵未可非而平勃亦未為不是也平勃雖均為誅諸呂而勃又與平不同平性狡詐故多避禍求全勃性剛直故多犯難不顧文帝錢穀之問平對勃不對王陵背約之問平對勃不對對

者未優不對者未劣也蓋平未當難時善於自解有急則委之他人勃棄當難時辯不如平有急則自任甚確辯不如平者少文也自任甚確者重厚也故誅諸呂時平嘗安徐勃嘗急迫平不入北軍而勃入北軍使北軍有變則勃先及矣平不諭謁者而勃諭謁者若不受則勃先及矣平專以難者遺勃而自處以易後來相位之遜雖欲不遜亦不可得也勃知已之位在平上者以功大爾豈知所以犯帝之忌而取捕逮之辱者亦以此哉然勃

亦有以自取之也遠權退勢出於己則善出於君上之迫促則已非矣陳丞相卒上復用勃為相亦以資歷功勞無以易勃故爾要亦有不得已焉者也十餘月而遣歸則本心見矣夫為丞相不自抽身而待其君之遣則已可哂矣為勃之計惟有深藏遠蹈而被甲以見守尉果何為者邪借使漢家欲戮一退休之相甲胡足以禦之然則勃非能反者特不學而愚爾使文帝諒其愚則自可以保其不反逮治之事何待薄太后提絮詰責而

後止哉故嘗謂文帝平生寛厚惟誅薄昭逮周勃二事最忍然就二者較之薄昭罪已著則誅之猶有説周勃反未明則治之無名世謂文帝能保全周勃而宣帝不能保全霍光以是為優劣不知諸霍之炎真有危漢之理以勃之重厚無能而又已謝事就國氣象衰落自危不暇而何暇危漢使帝無捕治一事是真保全勃矣既捕治之則何保全之有哉惜也以帝之寛厚而猶少恩若是也

樊噲論

漢初勇士無如噲噲之勇無大於持盾入楚營及排闥入禁中之事戰伐不足道也然持盾事足以脫帝之難而重帝之信排闥事雖足以解帝之惑而亦足以招帝之疑譬如家有悍僕以之禦侮他人則可若主有過直入其帷而諫之縱曰朴忠其主亦已畏之矣高帝笑而起其中以為如何哉此固疾時之譖所由入也然則帝之欲殺噲其豪壯强直自可忌爾

盧綰論

人主之報舊恩當厚以賜予不當假以封爵綰之與帝不過曰生同日居同里及壯而學書相愛爾初非有運籌帷幄之助攻城野戰之勇也以信越之徒勳績如許僅得一王封而猶關鑰隄防若寇盜綰獨何為而王綰王則凡帝布衣之交其可王者多矣白馬之盟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夫不可以無功而侯況可以無功王乎高祖善於律後人而不善於律其身異時四呂之

王安知其不以是藉口也

周亞夫申屠嘉論

讀周亞夫傳見文帝所以重將之權讀申屠嘉傳見文帝所以重相之權將相之尊次天子將相不重則天子亦輕此投鼠忌器之說也夫以堂堂天子之尊一入軍門而使之按轡徐行無異臣僕寵一私昵誰敢與君抗而摧拉困挫瀕於死而後釋之人皆以為二子之難蓋不知文帝之所以為難爾有文帝則足以容二子無文

帝則二子雖欲為二子而不能夫文帝非不能自尊而

卑將相也顧其所以尊將相者乃所以尊巳也易曰謙

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惟其謙故有尊而光之理惟其

卑故有不可踰之理世謂文帝之治尚寛不知其振舉

朝綱尊強國體精采凛然銷姦褫惡蓋有合於乾徳之

剛而非懈怠縱弛以為寛者也景帝見識不明故疑心

一開大臣不得展手伸足文帝任亞夫則景帝殺亞夫

文帝任嘉則景帝亦殺嘉二子在文帝時如在天池在

景帝時如在樊署非二子前後相反時使然也景帝之待二子誠失矣而二子亦有以致之大凡氣强無學慮直少謀未必不為身患宰相職業以格心為主不以矯激亢訐為功以景帝之忌刻二子無以化導融液之而與力爭於事為之末則亦宜其扞格而不終也况夫取著之傲未免以私情而虧公禮悔不先斬錯之說又未免以小忿而忘大敬嗚呼已伸者難屈已亢者難下景帝之不能容亦文帝之能容有以致之耳盖惟二子得

容於文帝而遂以其事文帝者事景帝其氣益張不可收斂則其死宜矣觀此不獨見文景二君體貌大臣之輕重而亞夫嘉之相業可以夷考矣

劉向論

劉向學術未醇而心事甚正其學見於事宣帝其心見於事元成夫神僊黃金乃秦皇漢武之所以亂亡者向以通達能文應名儒俊材之選名見之初疑有正論裨益而所獻者淮南鴻寳秘書及鄒衍重道延命方而已

名儒俊才果如是乎推是以往則所謂講論五經者亦糠粃土苴爾雖然不遇疾風無以知勁草不遇恭顯王鳳無以知劉向漢家宗室固多其朴實為漢者特一向爾惜乎其無沉幾深略也何者去小人之法不在淺躁方望之堪向等同心輔政其力强其年富可以有為矣是時恭顯所以疑數子者亦未甚也使有沉幾深略以圖之未必無成柰何未白語泄先受下獄免官之禍其啓恭顯之疑一也後上感悟賜望之爵關内侯而徵堪

向欲以為諫大夫事體方有可回之漸正宜緩以待之奈何使外親上變事復以此敗其啓恭顯之疑二也二疑之餘更相仇敵向等之忿恭顯日力而恭顯之防向等日深觀向之所以攻恭顯者專以災異而恭顯之所以攻堪猛者亦以災異地動殆為恭顯此向攻恭顯之言也以夏寒日青無光為堪猛用事之咎此恭攻堪猛之言也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指正人為邪正不勝邪則向等不能害恭顯而反為恭顯所害望之死於獄則

失一援矣堪死於瘖則失二援矣蓋望之堪尚存向猶得扳連以成事望之堪既死則向雖獨抱忠腸悵悵然何所依哉探本窮源則實向等始馬之輕發有以召之也或曰向之攻王鳳非有所謂語泄之過與外親上變事之非也胡為向之計終不行而鳳之姦終不去曰不然恭顯雖擅權未至如王氏之盛而向之攻王氏又無望之堪猛之助也恭顯之姦本亦可去向不能審其所以去王鳳之姦既難於去向亦終不可得而去此理之

必然者也大抵去姦之事出於上則易出於下則難以元成之敝於恭顯王鳳如彼其極向等欲以口伐代斧鉞難哉鳳之用事既甚於恭顯而成帝之孱弱復甚於元帝熟復向傳觀元帝因地震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是猶能俟望之而徵堪向也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堪為光禄勲堪弟子猛光禄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是猶能擢堪猛而大信任之也因楊興諸葛豐之言左遷堪猛曁廟災日蝕乃

名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是猶能察諸臣之非而責問之也責問之後徵堪詣行在所拜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大中大夫給事中是猶能再徵而以為光禄大夫大中大夫也特帝知之之心不勝於恭顯譖之之口遂以不終至於成帝則異是矣向奏洪範五行傳論則曰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其上諫延陵疏則曰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其奏新序說苑及上疏陳法戒

則曰上雖不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嘆之至於上封事極言王氏則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夫曰休者其真情曰思者其矯辭也縱帝能思與不思一爾嗚呼唐德宗不以盧杞為姦邪而以姜公輔為賣直德宗之愚惑未足責也成帝知恭顯之為專擅而惡之矣知向等之為精忠而喜之矣乃齷齪牽制畧不得一引手何哉譬如家有幼主而强奴悍婢操竊其權主固知其受制有至親良友告以驅除之說亦已覺其言之善而乃因循苟且

不能早為之計其不終斃於强奴悍婢之手者幾希

劉歆論

歆向之異同有二有談經之異同有用心之異同大專門名家正是漢儒之癖歆向雖父子其不肯相襲亦明矣一以穀梁一以左氏其觧春秋之辭雖異其欲明春秋之意亦豈得異哉奈何向以春秋排王氏歆乃以春秋附王氏向所上封事指陳春秋災異及於弑君亡國之語是知簒逆之為大罪矣而歆獨輔莽以簒逆豈左

氏教之耶大凡亂臣賊子之作於世非重有所倚毗則事不成故必有苟賤無恥之士羽而翼之教之以黼藻太平興建禮樂塗天下之耳目而簧鼓其視聽乃克有濟蓋所謂孔光張禹之徒皆是也終之者劉歆馬其罪可勝誅哉故嘗謂焚六藝者不在秦始皇而在漢末之數子秦始皇焚之而不亡漢末數子用之而亡

吳王濞論

養惡如養癰疽養之而不治則將至于不可治逮其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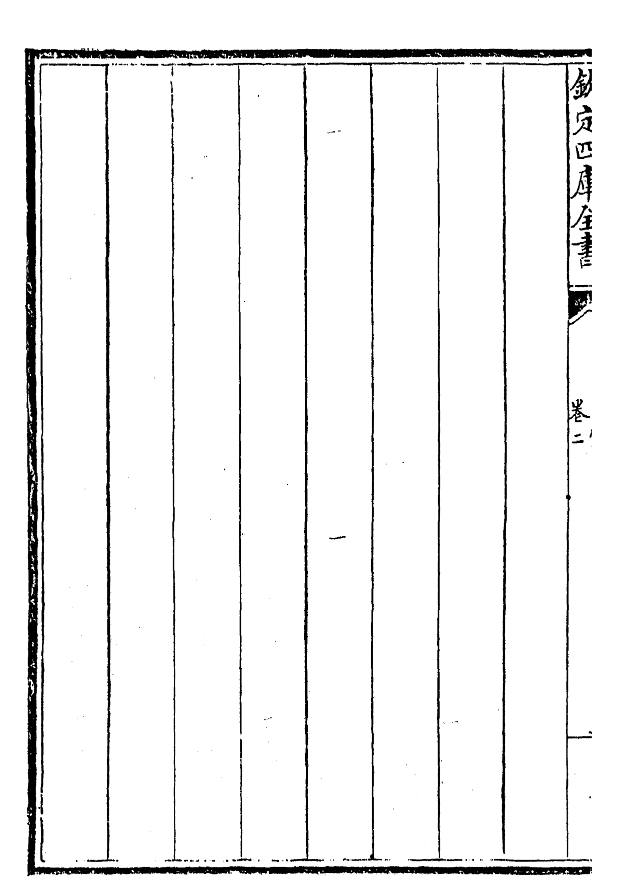
可治而欲以刃去之未有不潰裂為身害者吳王濞之惡自高帝而已萌至文帝而已成至景帝而已固當是時謀所以去之當有深沉審重之術豈容遽以刃為哉鼂錯號曰智囊其愚極矣夫高帝善知人其臨終告呂后區處參陵平勃輩如神醫料疾半語不爽濞有反相宜不勞於目擊矣以之告濞而又戒以毋反者蓋將逞已之明特而驚摧濞志也然是語一出濞知帝之疑已矣知帝疑已濞亦安得而不自疑乎觀帝告以天下同

姓一家而吴太子之死濞即曰天下一家死長安即葬長安則拊背之言濞已横在胷中一旦有郄則激為此論爾文帝之時固當陽厚其禮而隂為之所乃自賜几賜杖之外寂無聞焉夫几杖之賜謂文帝善優容則可謂文帝善措置則不可何者是時濞已有邪謀帝不審圖之而徒曰尚恩縱能釋其謀於一時烏能釋其謀於異日盖恩濞者適所以誤濞而誤濞者適所以自誤也至景帝時欲一舉而去之則不可矣夫非七國之强不

可去也所以去之者非其道也夫憂七國之變豈特鼂錯哉在文帝時賈誼固已憂之矣其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患諸侯之强且大也故欲割地定制分齊楚趙燕梁為若干國而廣封諸王之子孫其地衆而子孫少者則空其國以待其子弟之生天子無所利焉至於欲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使之禁吳楚割淮陽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而使之扞齊趙計慮周微往往切中不若錯之直且疎也其後帝思誼言

復分齊為六分淮南為三以至七國反時吴楚趙與四齊王舉兵西鄉而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誼之智有以使之也使錯能深思熟慮如賈誼之策則七國之反亦豈若是亟哉雖然錯之罪不在於削吴而在於削膠西楚趙夫膠西楚趙初未有反謀之可言也未有反謀而削之錯之意固欲因膠西楚趙以令吴而明削地之出於公爾不知膠西楚趙之削既有以離膠西楚趙之心而濞又得挾之以號召諸國諸國之從濞宜也盖濞不連

諸國濞亦不能以自反濞之欲反久矣顧無援且無名耳今既得膠西楚趙之削以為名則可以激怒諸國諸國既皆畏削則亦不得不皆為濞之援名著援强遂為漢憂幸城守有梁而主兵有周亞夫不然殆矣錯一死胡足道哉



篔窻集卷三

宋 陳耆卿 撰

序

論孟紀蒙序

天下不知凡幾書也而能盡天下之書者則莫若論孟論孟非能盡天下之書也能盡天下之書之理也夫誦說有限而理無窮獨不見夫萬斛之泉乎汲者愈衆而來者愈不已也學者之從事於斯也苟不以身體之以

日用推之而徒耳剽目掠唇商齒摧欲以明理理不明而反晦譬之遠道聞其遠者未必真知遠也至於足履之則知遠矣又譬之美味聞其美者未必真知美也至以口試之則知美矣學者讀聖賢之言而無體驗發明之益則身自身書自書縱千萬言祇益為贅其何以修己治人放之四海而準也予少讀論孟未知其所以讀逮長知所以讀而未得其趣憂患後屏居杜門乃始深玩而精索之其初也懵懵然其後也汩汩然又其後也

洋洋然蓋所謂以身體之以日用推之之驗也大而天地山河細而一飲一食無不往復省察動静思維故其熟也頗覺身與書非二物目之在書也書之味固不加多其不在書也書之味亦不加少坐焉書也立焉書也凡百語默作止無非書也嗚呼予之從事於斯也久矣其得於心者本不可以言語傳也而或不免於言亦姑以誌吾見之所至而已乃録而藏於巾箧命曰紀蒙俟予見或日進蒙或日開將删續而是正之非敢以是為

至當不可易之說也或曰論孟之說自魏晉以來枝分蔓錯亦浩汗已迄于我朝諸老先生然後論定由今視之至矣盡矣子之譊譊果有以甚異乎諸老先生之說耶曰予非有甚異乎諸老先生之說也然取足於諸老先生之說而中無得焉予亦不為也訂於諸老先生之說以會其歸反於吾之心以求其實如斯而已矣程子曰解經不同處無害只大體貴相似耳此諸老先生所以教也敬以是謝子之問嘉定辛未仲冬望日天台陳

者鄉序

論孟紀蒙後序

予既作論孟紀蒙序尚懼學者求之汎濫而未識夫大旨也又從而推明之大旨謂何仁義是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使仁義常明則孔孟之言不必行矣孔子罕言仁而孟子兼言義夫豈苟以為異亦各有攸當耳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天地以仁為生物之心而人亦得之以為心所謂五常之本大而無所不包者也惟其

大而無所不包也故人罕能之而孔子亦罕言之觀當時學者之問咸有輕夫仁之心矣而孔子未嘗輕予也問仲弓則曰不知其仁問由求赤則曰不知其仁問子文文子則曰未知焉得仁極而至于顏子之好學亦止曰三月不違仁而已嗚呼使當時學者知聖人不輕予之意孜孜焉矻矻焉去人欲而還天理則仁之道可以歷階升堂而馴入於閫奥是罕言者所以深言之也雖然孔子未言仁之為何物也自孟子以仁為人心而仁

之道明夫明仁之道者孟子也洩仁之緼者亦孟子也
且何獨言仁併與義而言之矣孔子不言義以仁而包
義也孟子兼言義以義而證仁也孟子既言夫孔子之
所罕言而又言夫孔子之所不言豈其得已哉蓋以時
人不知義故也告子孟子之高弟而猶以義為外非惟
不知義且不知仁故孟子兼言之七篇之中多正義之
說也義之說明仁之說亦明矣嗚呼學者其可不求論
孟之大旨乎知仁之一言則足以悟論語之書知義之

一言則足以悟孟子之書又知仁可以該義而義可以
證仁則可以兼悟論孟之書若夫舉一而廢一通於此
而不通於彼奚其悟學者詳之臘月朔日後序

送商義仲倅延平序

仕之門有品級初掇第得簿若尉已乃調丞若郡曹歲
會六受五大官薦乃克改秩秩改注邑法也邑滿得貳
郡亦法也俗重内往往以受邑為不得已既又以貳郡
為恥賢而獲於上者不問反是則亦縻日引月聲哀當

路求所謂院若轄者噫院若轄非尊也貳郡非卑也棲棲然以一出入為喜戚奚其隘惜乎無以商君之事告者初君之官定海也有聲賢而獲於上矣咸謂合在朝廷伸眉吐氣君若不以為意其所調則劒浦之治中也自當時之惑者不以為踈則以為激不知君之心如行雲流水遇物而不必於遇吾知行吾志而已内與外且無有焉有所謂喜戚者哉君無喜戚而於劒浦之喜戚則大人謂千里權在守守行貳助之則往往以不急視

貳是大不然夫使千里之民得安於民者守也使守不得恣於守者貳也貳不治則守恣守恣則民病何謂不急雖然彼有頡頏作氣相敵不相下者誠不恣其守矣然不恣守而自恣則所以病民益甚二者不同則皆君之罪人也吾聞廉於立位者必能舉其職君之行吾知剡浦之民辟易改視而千里之内薫如也乃探其意而為歌曰剡浦之水兮深幽君之愛兮與水爭流剡浦之山兮業岌君之節兮與山角立於君為屈於我為伸尚

其歌之以詒後之人

送應太丞赴闕序

貴溪應先生以淳熙丁未唱第嘉定辛未登朝繇棘丞丐外歷郡守常平使者陞轉漕辭不拜改刺處州有間處州之政者皆曰先生有恢恢之才而宅以謙有稜稜之威而陶以和有了了之智而截以默凝香宴坐未嘗疾聲躁色也而千里之人皆親愛而師畏之古所謂儒者政真其人歟和氣川融歲以稔告遠近稚耋免縱理

入口之相非飽於稼飽先生之仁義也方將用借寇故事請于廟朝然滿且名矣或謂先生三十二年之科名八年之班綴久于外以部使者屈治郡令再入已回翔矣而未知造物意也浮花艶卉無旬日長而鉅栢之亭亭參天不改非雪霜畔常有陽春邪久於外者惠吾民也以部使者屈治郡者辭尊居卑之義也踰滿而後名者不輕奪赤子之乳也名之贊奉常者有興禮樂致太平之具而以為之兆也耆卿下邑勾稽吏爾樸拙根性

先生霞翼之吹送之煦我以道德鞭我以文辭恩獨厚
念雖束縛千兔未白此悃㭊一幅剡藤哉觀唐人送李
正字皆以詩以序者獨韓退之序意厚也然觀退之諸
序有祝體有規體今將為規乎尚何規盍亦不以規而
以祝乎秋浸疏梧月酣新桂祖帳溢衢餞觴浮空一祝
曰寒燠未齊宜尸牖泰和壽斯文脈再祝曰上方禮羅
鴻碩九鼎宗社詔爾父老先生去是邦非忘之也起而
漸澤八荒則一州固在其中矣三祝曰牛馬走尚伏泥

塗望先生今在何許異時邂逅毋相忘一祝為先生也再祝為父老也三祝自為也酒三行而祝辭備古體也

嘉定戊寅八月望門人天台陳耆卿序

送羅明仲序

予曩歲業於鄉校里中子多從之遊課其尤得羅生羅生文而好修氣醇且恬迥矣其不類里中子也愛之甚生亦樂於親余兩載來予多病他稍辭去生獨往來如故予以為久要之誼在生無惑一日來諗曰表叔父啇

公倅劒浦將挾與俱其有親在不樂於遠而又念夫此行之弗得辭也先生意何如應之曰予生平好遊每欲效司馬子長之周覽天下挹奇撮爽以豁吾胷家無伯仲尼焉而未獲遂也劒浦千里道爾生曷為不去且吾聞之人之所惡於遠遊者為其蕩也其蕩以其汎焉而失所依也依商公則得其所依矣是必能飲生以和陶生以靈而使之磊磊也生曷為不去雖然生去宜也予亦有望於生焉凡學之道患在於小有得而自功自功

之患非徒不足以語大也亦非所以固夫小也今以生為未有得是為誣生以生為大有得恐生之走而避也然則自功之患生雖未必有是余不得不慮及是繼自今立志不實不收不遠不休庶幾乎學增而趣新以是而目劒浦之山川風物其所得必大生勉哉予與生别跡雖南北而心則同堂若也謹勿忘予之言

送王抑之序

四明王君抑之少以能賦貢禮部白髮始入官再轉而

丞吾邑其筆端橫放泉迸矢激牒訴未燭首尾已娓娓數百言人甚壯之意其功名未艾也踰年政成忽有所不樂賡陶潛詩請於郡解印綬去去之日士大夫左右顧欲苛留之卒噤無術而止然君之去甚非得已也君自念身儒生不能敲擊振撼朘膏血以媒寵姑欲用平平策書下下考庶不媿父老云爾會歲大祲力役之征没于吏蠹者久已不治而蠲閣之令且下旦暮弄朱墨雖手瘃足冰無以塞責君謂技止此爾欲强徵之民則

不忍欲傲視上官之期會則不敢不惟不敢將有罪以故遂行嗟乎世見以特科入仕者往往競狎易之謂其苟禄活妻子爾君身可老志不可屈且禍未及褰裳而逃之彼悠悠風塵無君之年而朶頤不休者當為之愧死矣古人云可以止則止君非可以止者邪又云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君非不得其職者邪抑余聞君固老矣而且有母在縱不為妻子地奈何乎庭闈曰仕以行道卷道而安於家雖啜菽飲水樂也枉道而不安於

官雖日用三牲不樂也即其子之所以養知其母之所以教尚庶幾乎魚軒載塗試為余讀此序余亦噤無術以留君者也

送葉孟我之官寧國序

嘉定改元夏五月鄉先生葉公孟我出為宣之寧國主簿是行也邦之大夫樂而賀之走獨以為歎宣言曰邦人知公耶公問學如禹治水攷制度如周公畫井田制賦落筆為文章如庖丁奏刀而匠石揺斧少已負聲望

入太學名流異待之當是時謂萬里可立致命不隨時汩汩以老諸凡友公研席者或已為公相師公方冊者多已為卿大夫公獨栖遲故山僅僅妻子養寒月半簾清風一榻蕭然弔影居人之所不堪是坐何尤哉寧國小邑也主簿卑官也吾方以為公弔奚其賀雖然吾為公平心而言之公亦為我平心而聽之夫靳才哲人樂富貴二者之難兼自古固然蓋亦造物之神機所以瞑眩一世者必不得已而去曰寧去富貴富貴無聞者多矣而

至於哲人雖餓且死名猶日月也然則將奈何邑小則便閑官卑則遠謗琴高之山謝眺之亭前跡往事豈無怪怪奇奇為公獻者邪勾稽暇覽而歌之其聲與天籟相宫商而不雜則其視一主簿秩已為浼已無論其大詩云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況三歲別乎此則予之所以悲

代送學子之婺女序

宋有天下德厚而澤遐施于金枝繁暢滋殖非徒富貴

之且稔於教以故誦詩讀書與韋布之士敵盛莫盛於台黄巖其別有二曰江北曰西橋其父兄類以道德性命之學名家子弟油油翼翼奉家學惟謹誦讀之勞又有非韋布所及者余非獨慶諸趙之邑又以見聖朝之化訓本支者長也獨自恨寡陋生乎其里而不接其人私竊以為愧戊辰春杜門家食忽有以書幣來者乃江北趙招余以館也余欣然從之入其塾乃得親承其父兄而熟交其子弟所見過所聞通之於子弟行為最長

穎悟絶人余所愛重也與之處相得驩甚不數月侍其
父官婺女且來告别余因語之曰人之學不惟其地惟
其志今夫為人子弟而不遇賢父兄可嘆也子父兄賢
矣遇賢父兄而已無美質可至於學可嘆也子之質美
而可至於學矣夫有賢父兄又有美質可至于學能充
其志焉則何向不成婺女多師友往而叅之必有以啓
發子用是牽仲及季鞭策於久大則為不虚其美質者
也不愧其賢父兄者也不負余之所愛重者也修塗犯

暑願加護

送伯父歸餘杭序

歲在己酉伯父有臨安之役耆卿年甫十二未知別味何若也三十年間耆卿以試如臨安得見者三焉伯父亦以事歸台得見者四焉初見時伯父年未老齒髪方盛而神完氣澤不以羇旅形於色其後年向老矣而齒髪不衰又其後齒髪少衰而獨其神氣炯炯自若也以故一見則一喜喜定復悲念吾先君已不生此其同産

兄弟也行年七十有四矣不得與之同堂合席而使飄泊於異鄉吾何顔以上松楸邪然伯父去台之久也客于彼之安也謂吾手經足緯習貫如鄉里也吾身館焉吾子贅焉吾孫育焉吾魂夢實依焉是故每一來歸往往不數旬而返有留止者伯父拒弗聽也嗚呼其別日多而會日少如此人生非金石可不重為浩嘆哉今耆卿試吏青田距臨安千里而遥伯父𨡕足至曰吾來良若吾内之死十二年矣吾營營衣食而已葬未有銘而

且無其資吾將犇告于世之有力而好義者汝其籌之耆卿曰噫此小子責也敢以累伯父因念伯父平生奇邁其稍滿足時棄千金猶敝屣遇窮且困一介不屑也臨安天子行都貴人林立伯父未嘗託足而曰使吾曳長裾而生不若服短褐而死其介如此今乃迫於其內之葬而役役遠遊非有大不得已者而奪其情邪耆卿既為之銘而力薄不足以助書而聲之當路又念磊砢之士何世無之伯父此行當必有如范郭故事者追送

之餘恨身囚朱墨不得隨鵷首以邁儻僥倖滿秩尚思迎奉華顛歸老恰幘峯之下也嘉定丁丑重五前一日姪耆卿序

贈畫墨竹葉漢卿序

此君自王子猷即可膾炙百世長子孫於巖穴者月纍歲積人既飫其真則又欲圖其假以自近漢卿其傑也漢卿衣鶉衣盂酒外懶不收束疑與竹反而旦旦摹畫之抑其中偶有合邪俾之試所習初不經意已乃奇態

橫發瞥眼百尺風披雨灑如在瀟湘其可以傳無疑也余嘗論世間繪事宜得天然奇趣若葉葉而較節節而數殆類刻楮愈肖愈非知是說者可以慨然矣世皃蕭協律文與可殘根墜籜則起恨不同時之歎至吾漢卿醉墨淋漓縱橫滿屋或不知寶愛之可怪也哉

贈劉神童序

童子科所以羅天才之早慧者謂宜朝雋異而夕富貴也劉君得此二十有三年猶在短褐雖舌本九經聲出

金石不足以易一飽況富貴邪吁此命也然人視劉君可以謂之命劉君自視則不可謂之命歸故里訪舊編浚之使益深鞭之使益遠毋使人誇其早慧而不見其晚成此之謂自立君勉哉若以為歸之具未治當必有動心者

送徐山序

徐君山來自永嘉示予諸公詩詩言其談五星甚美問之則予黄巖人也不遇之同里而遇之異鄉予亦陋矣

君徵予詩會予冗謾筆此紙未知重會在何處貴者之難逢未若賢者之不易值也觸熱萬里眼光挾電或有賢而貴者其告我也哉

送朱生序

曩歲評吾鄉術士其精者曰朱君朱君起書生往來皆里社之俊故其名奕奕在人上不以其貌廢也嘗過余道禍福極欵洽余喜為賦詩自是十年不相聞去歲竊末科他術士紛來賀又弗覿君面意其頡頏不屈否則

諱其功而厚自匿也然聞其貧甚自放於相如滌器之側心甚憐之抑豈徒能言人之命而獨遺其身邪春雨相過理舊話若一夢其憔悴樸訥猶故且曰有子矣視君之子之命果有立則君之命未為不過也因書此語俾刻諸家塾

重贈陳良夫序

余曩為陳君作序序百餘言言其術之驗於余者爾其驗於人者未之悉也試吏青田君扁舟往還尤熟叩其

術精於前者更十倍水心先生復次對盧子高葉季重預薦陳漫翁得近禄應魏二太守拜罷何元樞趙杜晦之死余弟良卿喪耦皆明指日月不差他若此甚衆書其顯顯以告知者嗚呼術士東西南北取人厭多矣余於君不惟不厭且日益敬愛之離則愁合則喜以余之寡合與君之不苟合而其合如許此未易與俗人言也庚辰二月上澣再書於貧窓

贈周生序

周生自言有母耋甚倚其術以活其營營四方菽水外無他願也術士滿天下罕有知此論者昔嚴君平卜筮成都與人子言依於孝周生豈徒言而已其允蹈之者歟陳耆卿

贈三衢葉生序

日者以金木水火土牽率附會訂人之吉凶死生其中者十無二三世卒惑之告以富且貴則喜貧且賤則悲由是日者揣顔色進軟熟語姑以攫利而止世雖知其

難信復不能不信問者常駢肩也夫富貴貧賤固有命然君子罕言焉今夫仁義禮智得非天所以命人者邪修其身仁義禮智無歉焉貧且賤不恥也不修其身仁義禮智缺焉富且貴濫也人不遠恥而師濫以故聞命之不善則變乎色其身之不善則安焉吾固知其惑也今天下恥不富貴者何限葉君苟徒以富貴悅之是誑也繼自今稍放於仁義禮智則幾矣君其行

於時隘軒年八十一而五經始論後三年五月孫若水始袖畀予又二月始完領他述蓋予郡補官需之明年也初若水來予問尊翁壽幾何飲食起居若何娛老以何若水謂年及耄匙飯不滿掬觀書每薄夜半倦劇引燭天未雞朗吟五經論一過曙即起外是無旁娛嗣予得論讀之綿深婉澹文有漢風內宿聖賢氣象易詩書尤迥透佚前輩非真見到者不到也若水又謂論既成他述隨以板板二年印帙甫三一自畀一大田令一先

生我祖于此訒矣予觀經論數千言十不集中一隘軒自叙獨此介介他述泠莫掛語疑不彼重或不精及層掀統玩意弗痕句無鏤古腴天況大略如江潭未波而淵然之神固在知非不重不精而精重有大彼者聖人書敬齋緒也既大之宜不老不著不人不畀訒著則訒畀矣論如許他述可徵也隘軒車氏名似慶表石卿敬齋其先人大田其友人王德父之里端平丙申三月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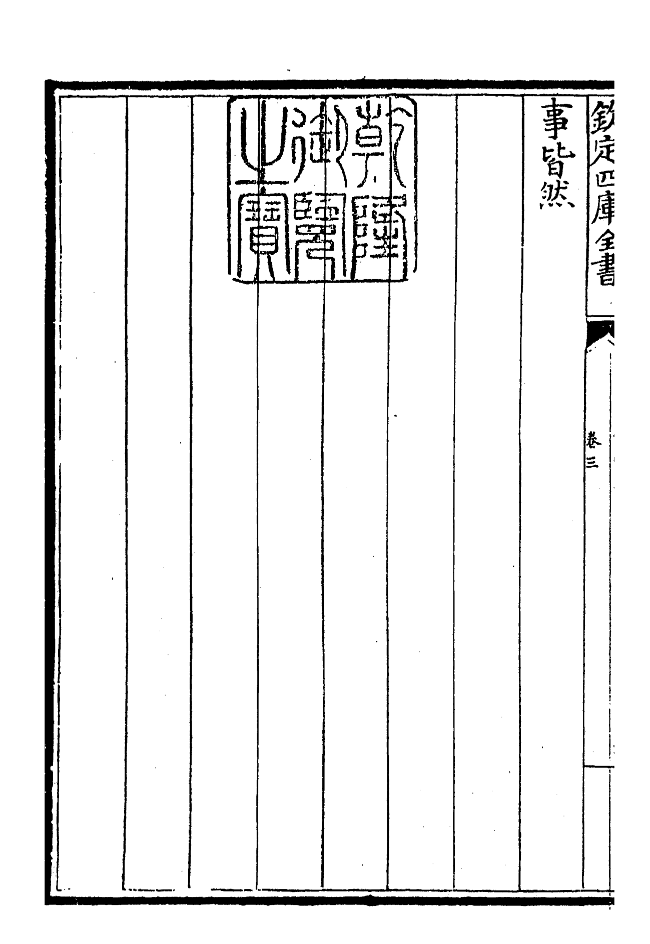
篔窗陳耆卿序

赤城志序

圖牒之傳尚矣今地踰萬里縣不登萬户亦必有成書焉矧以台為名邦且稱輔郡綿涉千歲更數百守而闕亡以紹難之歟抑因陋襲簡不暇問歟有守四人嘗厯其力于斯矣如尤公袤唐公仲友李公兼類皆鞅掌不克就最後黄公㽦以命余偕陳維等纂集焉會黄去匆匆僅就未備也束其藁十年矣更久則非惟不備而併與僅就者失之今青社齊公碩始至欲迄就未暇踰年報

政遂復以命余于是郡博士姜君容總榷之邑大夫蔡君範以下分訂之又再屬陳維及林表民等採益之既具余為諗沿革詰異同劑巨纖權雅俗凡意所未解者恃故老故老所不能言者恃碑刻碑刻所不能判者恃載籍載籍之內有漫漶不白者則斷之以理而折之于人情事立之凡卷授之引徵以存教化識典章非直為紀事設也如是者半載而書成嗟夫同是州也非可成于今也或曰有時爾昔歐陽公論學概述吏道以為有

司簿書之所不責謂之不急夫豈惟學哉語以圖牒非不急之尤者邪然而莫奥于圖牒莫滐于簿書有司之所不急固君子所急也令公之為政也剖叢滌煩燭幽洞隱于有司所急者誠井井矣而于君子所急者尤惓惓焉用能以半載之間紉千歲之闕增十年之未備洗數百守之因襲成四人之壓嗟夫此豈以其時哉書成者時也所以成者公之志也其志立則時赴之矣無其志而曰需其時者吾未之聞也豈惟一圖牒為然天下



事皆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篔窻集卷四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謄録貢生臣章松雲

謄録貢生臣郭墉

貧窓集卷四

宋 陳耆卿 撰

記

思愛庵記

思愛庵在北山滕侯廟左十步台之人感懷侯德故立廟既廟復庵其旁者侯德無窮而感且懷之者轉不已也侯以郡下末曹抗海内鉅冦事具守台録及朱文公語録中世已傳故弗著間嘗論自古有寇難冦未至先

恐皆是也其上冠至不恐急則遁又其上冠至不恐急不遁繼以死夫繼以死豈不難哉侯則不繼以死繼以生侯生而一城之老穉皆得生百餘年間涵孕孳育婆娑嬉遊以織以耕以仕以學不知者自謂太平幸民坦腹卧歌而知者流涕也知則思思之而不得見則願見其家人如侯在迺命侯孫仲宜迎趙夫人於武陽夫人庵居侯廟食官斥廢田半頃俾仲宜主祠事仲宜死子昖主之田歲凶庵且日圮昖泣曰若是則非台人之所

以命我也會秋中熟乃以田之入供修費先廟後庵訖
功徵記於予予惟侯天與血誠視戡難解險如飲食功
成而遜賞濃薄不計庵與廟有無何足道哉台人念忠
盻知孝故眷眷於庵與廟而庵與廟得不廢雖然庵與
廟台人責也而乃以累盻盻䟽水僅給又齧之於匠石
將奈何愛根則護枝繼自今庵與廟圯當修田不足當
附盆予以田之逸而後責以庵與廟之勞庵與廟當盆
不廢侯死不可作使侯世世主侯祠不絕即所謂感懷

佚德不已者也予記曩年陪廟祭尊簋横陳簫鼓撼木末祭罷胙飲庵中而常恨庵小不足容也今既新是庵春猿秋鶴喜動顔色士大夫將雲闐霧塞釃酒張樂以詠歌侯之德之賜夫必念其為台人之責而毋以累昭其殆庶幾乎嘉定十三年七月日記

寄庵記

金華邵大猷有高世趣取晉人語牓其居曰寄庵求記於余至六七不厭問之則老且至世念益薄吾將虛舟

吾心逆旅吾身蘧廬吾家以盡吾年而忘吾憂此寄庵之所以命也余應之曰今之人蠅營蟻鬭認物為已擊搏呷嗄之死弗休閭子之言得無瘳乎雖然未足以盡其槩也晉人之語多曠蕩而少根然其言曰如寄未嘗以為真寄也泛觀兩間其榮華赫燿者能幾人耶其初謂若泰山也轉盼之間為抹電為逝川為空虛為塵埃向所倚藉者剥落銷鑠不留一髮寄之說匪虛也雖然若此者其形也形不可恃所恃者理也理無窮形有盡

是故以為真寄則雖千歲猶旦暮也雖天地亦寄也以為非寄則一室之細有君臣有父子有仁義禮樂毫釐差千里謬也是以君子矻矻若思孜孜若持目未瞑心已疲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此以理不以形也有笑於側者曰異哉子之言晉人不如嘉定甲戌仲冬朔天台陳耆卿記

青田縣尉題名記

青田縣官舍令依山丞蔽其前主簿翼其右皆近市惟

尉臨溪滸山空水㴬欸乃之歌與櫓聲交於枕上或值風雨晦明之變星斗出沒煙靄吞吐態度萬千過者羨其清而居者不覺也然月廩而緡三十隸卒五十有二大半消散存者無所得食則旁緣符檄走鄉井以鬨以攫明冒禁網不恤為尉者噤莫之問但兀處空舍舍又低老摧蝕凜凜欲壓坐未定聞梁楹剥剥聲余記昔為寮其間每謁入則庭無椅子斷椽敗柱間供薪爨蓋無論官舍雖齊民之居不若焉夫以其地如彼之清而其

居畀辱如此地之辱其人邪人之辱其地邪錢塘朱起祖始至議改築余疑其誕不兩月競傳尉舍就勝吾廬矣葢不縻公財不藉民力劃然天設焕然霞湧人既洞心駭目而晶采注射可使山青水緑之益助其勝若風雨晦明之變横奮捷起益清絶可愛也余以誕疑君君非誕余實不靈余以是知論事論人不可拘繩墨夫總一尉舍爾均是人爾或不能有其有或無而能有其有不同如此而或者欲比而同之是使賢愚齊遁而苦窳

併休既乃罪其俗曰難治難治是猶混荃蕕於一室而反咎其不芳豈理也哉君既新其居復掇前人次第磐之石求題名記夫列姓氏標歲月平視善惡陰存勸懲此其意固非淺淺要之一石之鐫視官舍之葺難易蓋不類余故用序載變體後其易先其難嘉定十三年九月日從事郎新慶元府府學教授陳耆卿記

處州平政橋記

刳木為舟防水險也架木為橋防舟險也人有千歲之

思人無百年之壽風雨之波濤之橋雖人力成不能以人力無敗也雖然果盡人力則其成也堅好其敗也遲是又在人力不在橋矣處州橋始端拱凡幾興壊事班班見於石大理丞應公元袞易鎮之明年迺議修橋橋完未匝月水怒橋基廩廩越三日水再怒橋壞乃議重建橋起仲夏迄孟秋公無一息不在橋也昔之為是役者參伍新舊華多於質崇目前之喜弛意外之憂公獨撤故材受成規下令曰吾官滿即去橋宜終修衆聞奔

走僝工閎壯加倍偃若龍卧蜷若虹飲郭内外人憧憧
往來又若縱步席上散影澗中巒麓迎前而魚鰕出没
其左右一一皆奇觀也豈曰利涉也哉民倍逸公倍勞
矣力倍勞財倍費矣衆曰今天子以儉為寶侯國景隨
公之治不輕以錙銖自怡悅也而獨重費於橋儉於己
不儉於民也又曰郡廳剏於天禧屋老岌欲仆坐於上
而麾指吏民宜不當徐徐也然橋成然後及廳事謂之
何哉急於民不急於己也夫視民之無橋以渡甚於己

之無宫室以處若是者可觀政矣觀之未既也公之政以愷悌為堂屋以安静為輿梁千里之内皆夏屋通衢也此豈待土木哉待土木者橋與廳二事耳人之所知也其所不知當求諸此記之外嘉定十一年二月既望迪功郎處州府青田縣主簿陳耆卿記

習齋記

俞材叔以唯名齋請記於予予曰甚矣子之慕曾子也慕曾子則可遽欲為曾子之唯則不可因更曰習習亦

曾子語也夫口耳之學聖賢賤之然未有不由口耳而能心詣者也有聞則有傳有傳則有習有習則有悟唯者悟之極也而起於習未習而學唯猶未步而學走蹶且殆矣夫曾子之所謂習者莫得聞矣吾為子遐想而言之溜能穿石一暴不勝十寒是非學之說也學之理在是也有斷有續雖智不足無久無初雖拙有餘子而有志於斯則當吐吞乎理義之淵耕鋤乎忠信之囿得於耳習於心得於心習於事得於旦暮習於歲月不獨

對聖賢之書而習雖起居飲食亦習也不獨對父兄而習雖對臧獲語亦習也習熟則理順理順則心明豁然大通八荒在牖其視聖人之言雪消冰泮何假問難人謂曾子一唯超出學者畦逕不知其自習中來也子誦魯論二十篇其首語云何

畏齋記

畏齋者錢沆少初讀書之室也少初讀書自論語始得三畏之說欲終身焉且以名其齋名齋匪難也求無愧

此名難哉夫畏入德之戶也人無所畏則何事不可為

三畏畏之大者也其中又有大者焉大莫大于天命天

命天所賦之正理也天以是理賦人人以得是理而為

人一息不存則障其天闕其性名雖為人而實無以遠

於禽獸故君子畏之且天理不在遠四端五常之道其

大者也縷而計之則一語默必有天一動作必有天知

其為天則人慾無時而得肆矣不知其為天則人慾無

時而不肆矣故人知有轟然之雷霆而不知其有隱然

者焉隱然者理而轟然者特形聲爾夫小人之無忌憚者雖雷霆未必畏也知畏者雖無雷霆亦畏也大學之道貴於謹獨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然則少初之畏不必衣冠佩玉坐此齋然後見一出焉一入焉藏修而游息焉澄其心君静其志帥避欲如避仇去邪如去囚是心常若天之臨乎其前而旋乎其側則語默動作咸有軌度積之而久則清明在躬左右逢原泮奐優游無入而不自得蓋天理本非強人之物所謂畏

者亦非終於焦勞惴縮而已也少初公台子脫畧富貴
而欲從事於斯可謂有志也已能充其志則聖賢可以
馴致不然則不免為鄉人少初勉之

浩齋記

天地之間千變萬化得失成敗是非榮辱如魚鱗如蝟
毛相摩相激不知其息卒然遇之則足以使人喜使人
悲使人疑愕而驚悖有能壁立不動而高視物表者茲
不謂之氣乎氣之所在不三事而貴不九鼎而富不松

柏而壽不花卉而榮蓋惟巳大物小而天下莫之能入也然是氣也不可以強索不可以僞假強索者楞僞假者敗故莫若求其所以氣夫氣非能求之爲難乃得其所求之爲難人莫不有是浩然者也而或至於苶然憒然者求之於外而非内也求之於外而非内則必至於客搏主子賊母終日求其浩然而不能浩然也夫有義理之氣有血氣之氣義理之氣不怒而威血氣之氣怒而不威怒而不威者氣益縱益小不怒而威者氣益平

益大今欲求其所以大毋欲速毋搏虛主敬以為根立
義以為的羮牆焉參衡焉日周流乎是理之中而罔敢
逾越迨其久也完粹純熟正大高明如養桐梓日化月
長而植者不知則所謂浩然者於是乎在夫然後可以
達可以窮可以樂可以憂可以訣譽可以讒毀蓋物之
戈戟相向者千萬而我不二物勝我邪我勝物邪郡博
士姚君以浩名齋而徵記於予予役役酬世未知操存
之訣自謀不暇而胡能有益於博士姑誦所聞求發藥

云爾以博士之氣而又求其所以氣行於天下其為浩也孰禦

植松記

木之無芬香艷美而無益於人之觀者莫松若也然有三異焉其心可以獨立其色可以受變其氣幹可以延年是則木之可以益乎人之觀者其有過於松乎嗟乎世以芬香艷美取人者多矣予於觀松得觀人之法焉

辛未春得二本於圃人植諸堂下予謹記且頌曰伊松

之心匪鐵而堅一日獨夫千年比干伊松之色可霜可雪汲黯立朝聳慄在列伊松之幹終古弗畔夷齊卧山呼之不返夫松之有是三者初不假乎藻飾之功人之不能然者寧不有愧於此松

拙養齋記

寧川土厚俗龎士大夫淬禮義而厲名節其民貧者力穡富者勤嗇而不爭予家郡城相望不通屨每見吾鄉邢子崇道其賢主人胡君不離口其言曰是所謂勤嗇

不爭者也家故以貲雄守其身若處女昏嫁畢闢其廬之東曰拙養以終此生焉拙養者胡君所以自名而胡君非拙者也胡君少業儒出入文史亦欲以一二行世既不售謀休形息影之所而曰吾惟恐不拙也顧子記之予曰子不見夫天地之動物乎凡所謂巧者要多拙者也當其盛也所謂奮爪距以角者幾於振撼陰陽衝突日月已而童子操一戈得唾洟而笑斃之反不若友澤之黿鼉囚山之麋鹿悠然得此生也予聞拙養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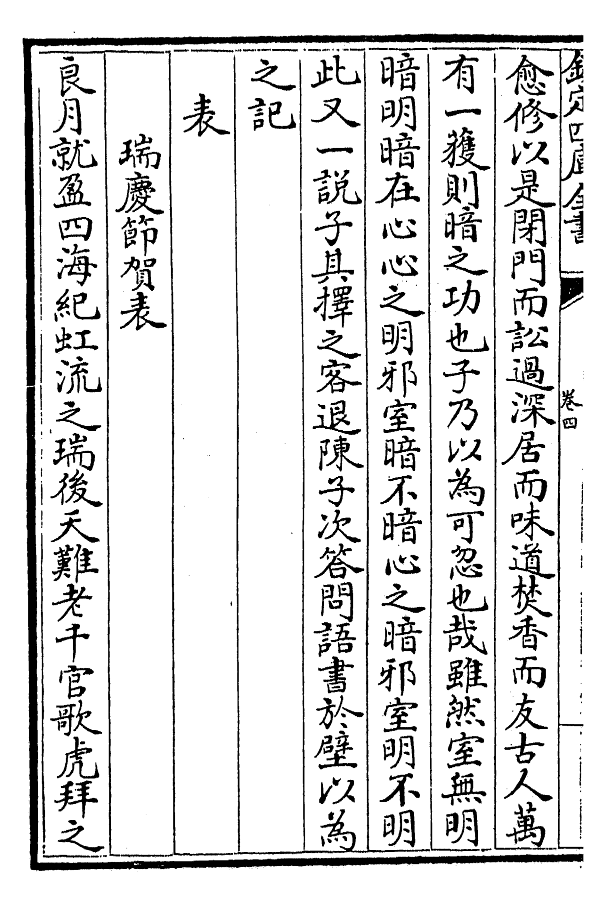
問所養云何齋之前後其所有云何則曰松以養吾心竹以養吾節花以養吾性情山水以養吾仁知夫是五物者人知其五物而已或能有之而未必能有其有也君顧斂之於躬不以為游觀而以為踐修之則雖舉今天下之巧者為君謀無以易此又果拙邪吾聞君所居鄉士未有顯者君能鞭其子孜孜問學擇師而教之欲以是起其家洗其鄉之羞果若是君愈非拙者子崇之教其子不徒文藝當使德成行尊規摹前哲俾其鄉沐

浴於善是謂知本科第利禄抑末也入其塾請書濂溪
拙賦以代提耳毋多談嘉定乙亥良月既望臨海陳耆
卿記

暗室記

陳子之居畀且隘其東有塾方丈潔而幽完而不華陳
子愛之迺朝夕於斯焉然牖外則垣垣外則塗塗去垣
咫尺垣與牖亦如之故局塞黮蔽不足以照日因遂牓
曰暗室客有過而笑者曰陋哉子乎小人有居必依高

明子獨為暗之託邪陳子曰不然夫暗之名一而予與子之見不同如子所見暗可忽也如予所見暗可畏也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記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夫屋漏之愧未流於里巷不睹不聞之非慝未白於人之耳目而古人憂之正以易矯者明而難克者暗也暗之禍人亦巧矣君子居暗而懼小人居暗而肆予之於此室也不學肆而學懼也果學懼則無惡於暗是故愈暗則愈懼愈懼則愈思愈思則



愈修以是閉門而訟過深居而味道焚香而友古人萬有一獲則暗之功也子乃以為可忽也哉雖然室無明暗明暗在心心之明邪室暗不暗心之暗邪室明不明此又一說子其擇之客退陳子次答問語書於壁以為之記

表

瑞慶節賀表

良月就盈四海紀虹流之瑞後天難老千官歌虎拜之

篇雷動驩聲春回和氣恭惟皇帝陛下體周抑畏躬禹
儉勤無思無為化自隆於吹萬如天如地德早貫於函
三故修齡與日以長存雖巧歷窮年而莫盡臣馳神樞
北占象弧南奉萬歲之玉巵遙想鵷行之隔上千秋之
金鑑庸伸鼇抃之恭

代謝賜歷日表

課自清臺見太史候占之密命於小國識聖王撫御之
公捧讀方新遵行惟舊竊以自古在昔治歷明時略於

農稷之官詳於羲和之職蓋推驗微有不審則勸相無適而宜於赫我王亶明此道恭惟皇帝陛下化隆吹萬德妙函三先天而奉天内既嚴於心法底日不失日外尤飭於官常爰及成書以惠率土臣承流無狀拜賜知榮視七十二候之分敢曰虛文而止盡三百六旬之内願為實德之宣

代慰太皇太后上僊表

母德載坤方衍重闈之慶僊游賓漢盡纏當宁之悲遠

在露濡咸知雨泣烝惟大行尊號殿下補天儷美應地凝祥元功馬鄧之先淑德莘塗之上力扶乾健詒厥孫謀妙廸離明繩其祖武方夢月介崇高之祉乃乘雲追汗漫之遊皇帝陛下德與天齊道同日致歸尊長樂舉頭合過於千齡稱慶未央轉矚僅開於八秩永言摧割曷究形容臣阻噎大庭猥縻小壘愛敬而加百姓深知孝治之隆兢業而有萬幾願撙哀情之過

疏

奏請罷健訟疏　按歷代名臣奏議此下三疏皆寧宗時耆卿為青田主簿奏

臣聞民俗之不嬍非一端也而健訟之禍為大夫州縣所以平天下之不平者也民有不得其平而求於州縣州縣不能平之則于臺于省蓋其情之不獲已誰得而忿疾之哉然觀今日州縣之訟未必皆不得其平者也良民以訟為恥頑民以訟為喜夫以訟為恥藉有不得其平非至慘烈有茹苦不言者矣不幸而至於訟有未幾而中輟者矣頑民幸其然也故常以彊籠弱以富撼

貧既侵奪之懼其直於官也則先粉澤其辭以自媒於訟故今天下之不直者多為詞主而直者起應之爾夫其樂競好爭如嗜飲食而又能高貲以啗胥吏彊辭以譸官曹未及書判則已欲預持其長短而曰不勝不止矣所較者不數緡而其求勝之心雖竭産不靳稍不如意則鑿空越訴不遺餘力故官吏聞風畏之往往含容黑白而天下多不決之訟由是喜訟者日熾矣喜訟者日熾則天下之不得其平者日廣矣夫告訐者有法自

刑者有法不干已者有法告上而不以實者亦有法今未必盡行也是以奸民勇無所忌而風俗益媮臣愚乞降睿旨申諭省部臺郡凡民訟小大其已經剖斷得實而輒枝蔓誣訴者各以其罪罪之毋俾倖免彼知喜訟之為無益也則相率而歸於無訟惡草去則良苗殖此自然之理臣不勝惓惓

奏請急水利疏

臣聞水在地中猶人之有血脈一日壅塞必有受其病

者故水利一事憂民者多疚心焉或曰去歲汎溢之災繩連郡國敗屋殺稼所在相望見其害未見其利也雖然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於汎溢則見其害於旱暵則見其利因汎溢而不為旱暵備殆因噎廢食爾夫稼民之命也水稼之命也春夏之交丁壯蝟集至有爭涓滴以殞其軀者東浙田多依山而本郡蓋其一也巖谷嶢埆渠塘鮮少故灌溉之事不可一日廢夫水疏之則流堙之則竭其疏之也必有源其堙之也必有故彼細民之

所爭者涓滴爾毆死者止一身爾彊宗右族疆畝盈野每每奄瀦澤以自豐而不顧他人之瘠其所殺寧有算哉十雨五風未見其害也猝有旱魃龜坼立見富者之苗自若而貧者委地矣上之人乃始皇皇於禱祈逮其無年則又皇皇於賑卹亦已晚矣故今州縣之間多以水利為不急之務夫既以為不急之務則往日之已塞者愈塞而未塞者亦塞矣近日之方濬者不濬而未濬者無時可濬矣為計不蚤欲罪歲得乎臣愚欲乞播告

外臺遴選官吏徧行根括其蕪没不治或為大姓所雄據者極力疏導俾還其初至於陂澤未成而可經營沾丐者亦必廣為濬鑿以蘇焦槁毋苛擾毋具文脫遇歲旱民有倚賴縱不能轉歉為豐而利澤亦過半矣

奏請正簿書疏

臣聞之孟軻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蓋良法也不幸而經界法壞則所信者簿書爾併簿書而不足信則何所取信哉且有田則有賦役此常理也田有多寡則

賦役有重輕亦常理也今之世乃有田愈多而賦役反輕者有無田而賦役反重者此弊在在有之而本郡尤甚姑以青田一縣言之自往歳巨浸之後片紙散逸而縱横變化在吏之掌握而已税之厚薄當視其物力物力之高下當視其産今田頃畆初不見於簿而物力之貫陌獨載之簿若是則其源既失矣過割用物力簿起催用二税簿二者所當相闗而今初不相知歳遇攢造不過以往年陳籍沿襲抄轉而已陞降出没既莫能詳

鄉胥里豪始得株連姦偽以為牢不可破之計故有一戶而化為數十戶者有本無寸產而為富室承抱立戶者有虛為名籍以避敷斂稍久而成乾沒者但見逃絕之家日多租稅之額日減上下歎愁而莫知其弊之所自邑令之有意者思欲釐正之然細民吐氣而大姓則忿然不懌矣官本治民而今制於民觸類而長之又豈獨一青田也哉三歲一推排此常式也今或至十年而不講是使民之患苦無時歇也然則簿書何自而正乎

臣愚欲乞睿旨行下諸路戒飭所在官吏申嚴推排之法具出入規避者重置典憲每歲攢造必選一邑佐之清強者躬督其事既成則併舊籍上之郡郡復委僚屬研覈之有訴不平或得其實官吏俱從收坐庶幾賦役均壹牒訟稀簡吏稱職而民安業誠非小補

劄子

代上請乞輸錢劄子

臣竊惟今日科斂之法大概極矣而極之之中又有輕重

焉夫粟帛者民之所有也錢者民之所無也民合輸粟與帛而官俾之輸錢固已非矣至有名曰上供銀錢而其禍酷於二税者此不可不知也閩之郡八其最甚者曰泉臣因廵行入境見其土薄瀕海民多艱食而永春德化安溪三邑介處窮谷怵迫尤甚正賦窘無以辦況其他乎稽諸故常每歳台信建昌邵武四郡總納上供銀兩一萬五千六百盖為本州衣𧞤之助蠲半之後惟廣信僅僅取足三郡則否自乾道至開禧已積逋十五

萬疋為錢七十五萬緡前此守臣雖聞於朝然止及三州逋欠之弊未及本州科斂之弊也祖例産錢一緡以上合輸銀錢無官民之分也其後祝聖道場及逃絶戸得免免者猶未衆也其後一命以上咸得免而免者始衆矣又其後士凡薦於天府而籍於太學者咸得免而免者愈衆矣免者愈衆則科者愈寡故以官戸士戸合科之賦而併於貧弱之家貲不滿百例行科配厥價微踴每兩科至二千八百正錢之外有頭錢有代鈔發納

錢有綱脚暗脚等錢民無所措則有淪落有犇迸有咨怨號呼而已夫一指有傷則通體不樂三州之民民也泉之民亦民也彼不知輸而此代受其害得無憂乎開禧初年有旨嚴趣逐郡照元擬色目應副矣而積壓如舊為令之計非得朝廷主盟以三州銀額撥回俾之認納而本州衣綿自行措置弊無由革縱未能然亦當為七邑下戶痛絶前擾而均之有品秩者之家背不滿貫而科及額外而科者必罰無赦斷在必行毋掛牆壁則

遠民可以息肩矣臣不勝惓惓

代上請用人聽言劄子

臣聞天下非大敝極壞之足憂而小康之可懼孟軻曰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又曰今國家閑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夫同一閑暇爾聖主乘之則自修庸主乘之則自肆果自肆也雖大治且不保況小康哉臣仰惟皇帝陛下兢業勤儉配古帝王踐阼二十有三年而更化且七年矣曩時權姦內

蝕據我乾斷令無之曩曩時僭叛外訌撓我坤維令無之
曩時冦盜起於南芟鋤不息令無之曩時戎狄亂於北
挐結不解令無之人孰不曰此閑暇時也陛下亦嘗思
之乎昔之於敵也惟憂其不亡而令也反憂其亡憂其
不亡者恐其盛而與吾角也憂其亡者恐其餘息忽盡
而有崛起者之為吾鄰也然則外若閑暇而中有隱憂
之勢焉及是時而自肆可乎臣之所以告陛下者非止
曰蒐兵選將高城深池以為備禦策也自治一語令為

書生常談而自古聖賢未有能舍是以躋於理者要其大較曰用人聽言而已用人如資耳目股肱聽言如通脈絡脈絡壅底則股肱耳目有作而不隨之勢自更化以來求言凡幾進言凡幾去歲小大廷紳慷慨激烈爭言時政或以為指斥太過臣曰未害也惟聖主為能受盡言言之是可為國家福言之非可為國家賀賀者非賀其言之已甚賀其言之雖甚而上之人能來之且容之也雖然其甚者宜容也其切且當者不當止於能容

或謂陛下不酌可否槪而容之聖度雖寛物望未愜夫亦於羣臣奏對之間擇其稍可行者次第施設以收士大夫之心可也至若用人一事陛下與二三大臣權衡於上誕開公道痛絶私謁有德者用之有才者亦用之正與翕受敷施同一軌轍而上之意向難測下之體認易偏用一精明之吏則有以苛察迎之者矣用一剛強之吏則有以峻刻迎之者矣用一能理財之吏則有以聚歛迎之者矣見影疑形見蘖疑根上未必有是而下

不以為無是此又公朝所宜察也臣愚欲望陛下更與二三大臣籌度仍降睿旨布告中外俾知所以招徠讜直奬用忠厚之意庶幾上而朝廷下而郡國莫不曉然向方以惟上之聽脉絡既通耳目股肱既運元氣既固敵人蓋容邪耳惟陛下亟圖之

代上請研覈郡縣兵劄子

臣聞有郡縣之兵有邊陲之兵邊陲之兵可急而不可緩者也郡縣之兵似緩而實急者也厥今郡縣之兵其

數不為少矣養之之費不為不殷矣若是者欲其衛民以固吾圉也雖然豈惟是哉脫有緩急則未免以其所以固吾圉者而施之備塞是郡縣之兵即邊陲之兵也臣眤以庸駑按兵浙東足跡回環粗訪底裏大率以養兵為困不以練兵為急老者合汰也今懼其汰而先鬻諸人豈論其人之可兵邪物故者合去其籍也今不去其籍而改刺其子弟豈論其子弟之可兵邪補之不度其材教之果有其法猶之可也今教之果何如哉夫所

謂路鈐之按閲者歲一及境而已雖目覩其畧而不能心知其詳也其勇其怯其工其拙要在講之以豫而持之以久否則虚名而已矣以一射言之甲能而乙不能人所知也至射則不能者或中而能者或不中蓋其私相替易以誑主兵者之觀聽甚可罪也幸而察之固無害不察則能者不賞而不能者賞矣觸類而觀其他固可想也蓋兵有敢死之氣而後有必生之理平居肄習既同兒戲猝有調發則聞金鼓而慄對妻孥而泣而曰

我將就死者也夫既自以為就死則安望其却敵而生邪夫古人之兵有所謂以一當百者貴精不貴多也今若是雖多無益臣愚欲乞聖慈嚴飭諸郡每於補刺之際研覈惟謹以痛掃曩時之弊至於簡閱一事兵官詳督其目守臣親提其綱兵之勤惰兵官得以賞罰之兵官之勤惰守臣得以賞罰之其有才藝精好者優加旌別歲上其名於密院本路鈐總且時出不意以點摘按視之務使人人自奮出爪距以扞國以之長城江淮清

風河洛無不可者惟陛下留神